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三部

《中国秘史》

中国秘史

姜氏秘史

(明) 姜清 著

目 录

卷一	1
卷二	28
卷三	74
卷四	90
卷五	104

● 卷一

□□皇帝讳允炆，字□□，太祖高皇帝嫡长孙。初，太祖从滁阳王，日侍左右。王夫人善观人，谓太祖风格异常，语王，妻以养女马氏。周旋兵间，生五子。长讳标，幼有异质，聪明英毅，豁如也。稍长，师事宋濂，通经史大旨。洪武戊申，太祖即位于南郊。既，还宫受贺。遂追尊四祖为皇帝，册立马氏为皇后，长子标为皇太子，大赦天下。洪武十五年，高皇后崩，太祖倦勤，命皇太子裁决庶政，惟军国重务以闻。于是皇太子日御文华殿，百官启事。宽仁有断，臣工尽服。岁余，太祖复亲政。时有告密者，以晋王桐逆谋闻，太祖遣人察之，藏兵五台山，反形已具。太祖大怒，欲发兵讨之。皇太子曰：“桐反期尚迟，告密者桐未必知。今以兵往，万一桐拒命，是父子为敌也；莫若令臣巡边，因与俱来。”太祖大悦，于是皇太子出巡。历燕、代及晋，居浹旬，欢甚。皇太子行，晋王送及河南界。皇太子曰：“父皇欲见汝，可偕行。”晋王仓卒受命，遂从至京。太祖欲赐之死，皇太子叩头乞哀，乃降为庶人，居京师。皇太子友爱弥笃，日诲谕之。晋王大悟，日夜号泣悔罪。太祖怜之，赦，复爵。晋王于是改行为善，令誉日著，比还国，卒为贤王，皇太子之教也。洪武七年秋九月，贵妃薨。十一月一日，《孝慈录》成。太祖既裁定丧礼，太子当服齐衰杖期。太子曰：“在礼，惟士为庶母服緦，大夫以上为庶母则无服。

又，公子为其母练冠麻衣，既葬，除之，盖诸侯绝期以下无服。诸侯之庶之，虽为其母亦厌于嫡母，而不得伸其私，故权为此制也。然则诸侯之庶子不为庶母服也，明矣。今陛下贵为天子，臣虽不肖，地居嫡长，幸得备位储副，而为庶母服期，非所以敬宗庙，明正体，重继世也。”上必欲太子服之，太子终不奉诏。上大怒，顾取剑，太子走，上逐之。群臣震骇，皆不知所为。时有桂彦良当上前，跪抱上，泣曰：“陛下之于太子，爱之深故责之重也。”上为之止。彦良乃追太子，及之，谏曰：“贵妃逮事至尊，殿下当缘君父之情，为之制服，不可执小礼以亏大孝也。”乃持衰衣之。太子不得已，乃服以拜谢。上怒解，掷剑于地，曰：“老桂，尔今日竟能和朕父子者矣。”洪武二十四年，太祖以江南地薄，颇有迁都之意。八月，命皇太子往视关洛。皇太子志欲定都洛阳，归而献图。明年四月，以疾薨。太祖哭之恸，追谥为懿文皇太子。葬孝陵之次。时太祖春秋六十有五，日御东角门，向群臣泣。翰林学士刘三吾进曰：“皇嫡长孙富于年，早定大计，孰不归心？”皇太子生六子，长曰雄英，洪武十五年卒，追封虞王，谥曰怀。次曰允炆，洪武九年生，聪明英达。二十五年九月，立允炆为太孙，诏曰：“曩古列圣相继驭宇者，首立储君。朕自甲辰即王位，戊申即帝位，于今二十九年矣。操将练兵，平天下乱，偃天下兵，奠万民于田里，用心多矣。及一统以来，除奸暴，去豪强，亦用心多矣。近来苍颜皓首，储嗣为重，嫡孙允炆，以九月十三日册为皇太孙，嗣奉上下神祇，以安民庶。诏告臣民，想宜知悉。”于是命礼部定亲王相见仪：凡亲王系尊属，于文华殿朝见，行四拜礼，皇太孙坐受礼毕，入宫，乃叙家人礼。制既定，亲王从之，多不悦。时太祖春秋高，政务尝付太孙裁决。太孙颇尚宽仁，兆民欣欣，罔不爱戴。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乙酉，太祖

崩，遗诏皇太孙嗣位。诏曰：“朕受皇天之命，膺大命于世，定祸乱而偃兵，安民生于市野，谨抚驭以膺天命，今三十一年矣。忧危积心，克勤不怠，耑志有益于民。奈何起自寒微，无古人博志，好善恶恶，过不及多矣。今年七十有一，筋力衰微，朝夕危惧，惟恐不终。今得万物自然之理，其奚哀念之。有皇太孙允炆，仁明孝友，天下归心，宜登大位，以勤民□。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辅佐，以福我民。凡丧葬之仪，一如汉文勿异。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孝陵山川，一由其故，无有所改。一、天下臣民，令到出临三日，皆释服，嫁娶、饮酒、食肉皆无禁。一、无发民哭临宫殿中，当临者皆以旦晡十五，举哀礼毕，罢非旦晡临，无得擅哭。一、当给丧事及哭临者，皆无洗经，带无三寸，无布车兵器。一、诸王各于本国哭临，不必赴京。中外官军、戍守官员，无得擅离信地，许遣人至京。一、王国所在文武衙门官民、军士，今后一听朝廷节制；护卫官军，王自处分。一、诸王不在，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。”明日，皇太孙令礼部定丧仪。群臣上议曰：“在京府部等官闻丧，次日素服、乌帽、黑带，赴廷听遣诏。遂于本衙门素服、斋宿，朝晡诣几筵哭，仍各置素服。第四日成服，朝晡哭临，葬毕乃止。自成服始，二十七日除。命妇亦以第四日具衰服，由西华门入哭，不许金银首饰。诸王、世子、郡主、妃及郡王、内使、宫人等，俱斩衰三年，自成服二十七日除。凡临视事，素服、乌帽、黑带，退朝服衰麻衫，大袖圆领，不缉纱帽，麻布裹之，去翅垂带，麻经鞋。命妇麻长衫，大袖圆领，麻布盖头，器依鹵簿名数。工部及司礼监等处造神主，用栗木，制依家礼。遣人奉诏于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州，开读诏书，文武官员人等素服、乌帽、黑带，四拜跪听，举哀四拜礼毕，各置衰服，第四日成服。每旦，官僚人等于本衙门朝阙设香案哭临，三日除，大小

衙门各令官一员赴京致祭，礼物备办。”皇太孙从之。庚寅，葬孝陵。

十六日，皇太孙允炆即皇帝位。

十八日，诏以明年为建文元年，大赦天下。诏曰：“天祐下民，作之君。我高祖皇帝受天之命，统有万邦，宵衣旰食，弘济斯民，凡事有益于天下者，无所不用其心。政教休明，规模弘远。朕以眇躬，纂承大统，恭依遗诏，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。夙夜惶惧，思所克相上帝，宠绥四方，以无忝我皇祖之大命。永惟宽猛之宜，诞布维新之政。其以明年正月初一日为建文元年，大赦天下。自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十八日昧爽以前，大辟罪以下，已发觉、未发觉，已结正、未结正，常赦所不原者，咸赦除之。敢有以赦前事相告，以其罪罪之。所有事宜，条列于后。一、天下布政司、府、州、县自洪武三十一年以前拖欠钱粮，盐运司、盐课提举司自洪武三十一年以前拖欠盐课，尽行蠲免。一、天下军民所养孳牲、马匹、羊只者，尽皆免。一、天下田土，或有人户为事全家发充军者，或有死绝者，或因饥窘逃移者，以致抛荒数多，粮税拖欠，诏书到日，将抛荒数目从实取勘，报官开除。其逃移人户复业耕种者，优免杂泛、差役三年。一、水旱灾伤，何代无之。今天下人民其有因而失所者，当该有司将预备粮赈给。一、今后官民有犯五刑者。一、依大明律科断，法司遵守，无深文。一、军民词讼，今后务要自下而上陈告，敢有越诉紊乱者罪。一、囚徒已行宥罪，发卫所充军守御者，及已编定卫所，有司官领；未曾到卫所者，不在赦例。一、天下卫所在逃者，诏书到日，限五个月以内赴所在官司，首告与免本罪，所在官司仍给口粮，递送京卫所着役；过违此月，仍罪如初。于戏！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，当遵先圣之言，期政雍熙之盛。百辟卿士，体朕至怀。

故兹诏示，想宜知悉。”

十九日，立宜山县得胜马驿；改宜阳水驿为水马驿。

二十一日，诏内外五品以上文官及州县正官，各举所知。先是，内外缺官，于进士、举人、监生、人材、秀才、孝廉、税户、考满吏员知印承差除用。至此，定保举法。不问下僚、乡民，及因累充军者，或多或少，悉听保举吏部选用。

六月，上大行皇帝谥曰高皇帝，庙号太祖；追谥孝慈皇后曰高皇后。

召汉中府学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读学士。

孝孺，字希直，一字希古，台州宁海人，世家侯城里。父克勤，受《易》，童彝得伊洛之学。长子孝闻，季孝友，孝孺仲也。孝孺始生之夕，有木星堕其所。自幼颖敏绝伦，双眸炯炯如电，日读书积尺。人以其善属文，呼为小韩子。年十五时，从父为济宁知府，因达观于邹鲁间，访古圣贤遗迹，慨然自期曰：“颜、闵未可几及，樊迟、冉有使学同时，岂皆让之？但世无孔子，不得所依归耳。”自是精思力践，进修不已。越三载，克勤被系，请以身代。不报，竟戍江浦。未几，复逮至京。卒，孝孺哀毁骨立，思自奋以昭先德。明年，以文谒宋濂，濂深器之。名流先进如胡翰、苏伯衡、叶光大辈皆自以为不及。濂致仕还浦，复往卒業，四载辞归。濂寻以罪徙蜀，孝孺欲往省行，得为文，吁天愿输寿以延之。濂尝欲以为甥而不果。及其文至，曰：“欧阳少师苏长公，姑置勿论。其余诸子与之角逐文场，不知其孰为先后也。”然孝孺下视文艺，恒以明王道为己任。友人或称其文辞，则告以学者当以道德为本，文词非所尚，反复明辩不已。谓道之行必先于家，著《宗范》九篇以示厥宗。盖自任以天下之重也，辟异端为己任。进德所诣，月异而岁不同，世或以为程朱复出。尝卧病绝粮，家人以告，笑

曰：“古人有三旬九食、瓶无储粟者，穷者岂独我哉！”其不为贫窶所动如此。洪武十五年，吴沉、揭枢等荐孝孺可大用。聘至，入见称旨。上谓枢等曰：“孝孺孰与汝？”对曰：“十倍于臣。”锡之几稍欹，必正而后坐。上喜其举动端正，谓太孙曰：“此庄士也。当老其才以辅汝。”试灵芝甘露论，称旨。谕遣还家，二十年复辟至。上方重赏罚，以其心存教化，谓左右曰：“今非用孝孺时。”乃擢将仕佐郎、汉中府学教授。明年闰四月，抵任汉中府。水土暴恶，病瘵瘵者十人而五。孝孺安之，甘蔬粝饭，与诸生谈道不倦。视其色，若饫万钟者。二十七年春，蜀献王延之，处以宾师，恒曰：“方先生古之贤者也。”孝孺每见，必以仁义道德陈于前，王喜甚，使入讲经、论文，无虚晷，为名其读书之庐曰“正学”。当时蜀治依于礼乐，诸王莫及，孝孺之功也。久于蜀，因得访宋濂墓，恤其遗孤。癸丑丙子，投文应天府。至是，首加召用，一时倚之。上好读书，每有疑即召使讲解。临朝奏事，臣僚面议可否，必命孝孺就展前批答。言听谏行，不愧昭烈。孝孺尝作《书事》诗曰：“斧辰临轩几砚间，春风和气满龙颜。细听天语挥毫久，携得香烟两袖还。风软彤庭寒尚薄，御炉香绕玉阑干。黄门忽报文渊阁，天子看书召讲官。”其相与如此。靖难兵入，自分必死，乃作《绝命》词，略曰：“天降丧乱兮，莫知其由。奸臣得计兮，谋国用犹。忠臣发愤兮，血泪交流。以死徇君兮，抑又何求。呜呼哀哉兮，庶不我尤。”既而姚广孝荐之草诏，文庙遣召，数回，竟以衰服往，投笔恸哭不能止。文庙不悦而诏之，辞益厉。既而曰：“若称周公，成王安在？”命割其舌。孝孺含血犯御座，文庙大怒，磔之，置至死，遂诛其宗亲八百四十七人，焚夷方氏墓。后仁庙尝与近臣论及曰：“孝孺是个忠臣。”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，御书付礼部尚书吕震：“建文

中，奸臣正犯已受显戮，家属初发教坊司、锦衣卫、浣衣局并习匠及功臣家为奴，今有存者，既经大赦，可宥为民，给还田宅。”于是惟一子妇得归还族，即其故居立祠祀之。成化中，宁海知县宜春郭绅复新其祠，取所著《逊志斋集》四十卷、《拾遗》十卷，梓行于世。又有《周礼考次》、《大易枝辞》、《武王戒书注》、《帝王基命录》、《文统》、《宋史要语》诸书，皆逸不传。正德间，遗族方主祠事。初，孝孺被召入京，王叔英预以书告之曰：“天下事有可行于今者，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。可行者行之，则人之从之也易，而乐其利。难行者行之，则人之从之也难，而受其患。此用世所以贵时措之宜也。”孝孺好古，故叔英及之。建文中，改旧制，求天下利弊而欲新之。靖难兵起，日召之谋议，诏檄多出孝孺。嘉靖初，南京兵部郎中永丰夏尚朴读其遗文，叹其词义雄伟，不让欧、苏；惜其说理虚无，着于□意，其致用亦然。斯言得之。说者又谓孝孺与景隆父子交谊甚笃，景隆帅师北伐，实由孝孺，既而兵败，渐有异志，人多知之，告于帝，帝雅信孝孺，遂不复疑，卒成开门之变，盖不免于误国云。□记曰：夷齐采薇，子路结缨，其志烈矣。然其从容就义，乃得处死之道。后世遂有不胜其愤，肆诟詈以召奇祸者。孝孺负刚毅之气，奋雄博之辩，致使不能穷诘，故其受祸之惨，极于一时君臣，三代以来所未有也。后十余年，文庙言及辄足顿，愤愤不能平。其当时论可知。夏进士过孝孺祠，题云：“一个为忠九族亡，全身远害亦天常。夷齐死后君臣薄，力与君王继首阳。”君子以为然。

郑居贞，徽州人。父潜，有文名，国初，历任潞州同知。洪武中，居贞以明经举，授巩昌府通判，升礼部郎中，甚见重。太祖时，至河南布政司左参政。以永乐初坐累，死于南京。有《闽南集》、《关陇行》、《藁归来》、《藁随桧》、《庭藁

》。子孙因留住，居福建爪山。方孝孺之为汉中教授也，居贞以诗送之，孝孺亦尝赠之文，谓其为参政三年而去，吏民以不能留为憾。事在洪武二十三年。然其坐累岁月不可考，盖亦因孝孺之故云。

魏泽，字彦恩，应天府溧水人。有孝行，累迁至刑部尚书。先是，燕邸南下，姚广孝请曰：“殿下至京，须全方孝孺，杀此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。”上纳之。既至，建文帝亡去，遂召孝孺问曰：“我以周公匡成王而来，成王不在，当议所立。”对曰：“殿下既以匡王室而来，成王不在，当立成王之子。”忤旨，因有灭十族等语。上大怒，即收捕其族党，尽诛之。泽是时谪为宁海典史。当捕方氏时，悉力保护，既免于辱，且资以行费，后过方孝孺故居，赋诗曰：“笋与冲雨过侯城，抚景令人感慨生。黄鸟向人空百啭，青猿堕泪只三声。山中自可全高节，天下难居是今名。却忆令威千载后，重归华表不胜情。”闻者壮泽之言。

王祿，字叔丰。祖祿，死国；父绅，自有传。祿少有志向，从学方孝孺，甚为所器，许妻以女，未及也。尝周恤其旅，又尝与孝孺表侄郑珣至聚宝门外求其遗骸葬，不可得，卒逮系。文皇帝念祖祿死国之功，特从宥免，且方向用也，而祿以疾力辞。读书青岩之下，将终身焉。后辑方氏遗文，为《侯城集》以传，世咸义之。祿性至孝，初，绅痛念父没，每食必斥兼味，祿遵其教。子孙相承，阅数十年不变。事母丁如事其父，送终尽礼，三年酒肉未尝入于口。学问该博，士之从游者日众，郡邑交重之。所著有《青岩稿圣文纂》，《金华贤达传》、《续文章正宗》。卒年五十九，门人私谥曰孝庄先生。

释刺面正军及囚徒还乡里。后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复拘入伍。十二日，革都察院司狱四员。

十六日，革天下阴阳学、医学。衙门群臣议其无别辨，又所隶皆有司版籍为户，诏革之。

立孝陵卫。设经历司。

以黄子澄为太常寺卿。

黄子澄，名湜，以字行，袁州分宜人。少从邑人欧阳贞受《易》、周与学受《尚书》、清江梁寅受《春秋》。博士员俊声游乡校，同舍避席，推为高等。尝赋《寒江把钓图》及《枯梅诗》，人争诵之。洪武癸亥，应贡入太学。明年，定科举之制，中京闈乡试第二。乙丑，会试第一，进士及第第三，授翰林院修撰。寻兼春坊官，侍东宫讲读，累迁太常寺卿。皇太孙立，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服。一日，太孙在东阁门召子澄，告曰：“诸王尊属，各拥重兵，何以制之？”澄以汉平七国事为对。太孙喜曰：“得先生谋，吾无虑矣。”及即位，时周、齐、湘、代、岷五府相继煽动。朝罢，召子澄谓曰：“先生忆昔者东阁门之言乎？”子澄曰：“不敢忘也。”然事几甚密，与齐泰谋之。时有告周王橐者，遂遣李景隆往执之，词连代、湘、齐三王。徙代王于边，以兵围湘王于荆，王狼狈自焚死。执齐王橐囚之京师，岷王榑降为庶人，燕王亦加谯让。朝廷以子澄为功，褒赏之。元年三月，命都督宋忠等练兵北方。七日，靖难兵起，首以诛齐泰及子澄为名。耿炳文既败，诏以李景隆率兵百万以往。景隆自负文武，方子澄授以指画，京隆依违而已，子澄甚忧之。未几，景隆战败，奔还京师，赦不诛。子澄哭谏曰：“景隆出师无纪，意在观望，不诛之以谢宗社，何以惩将士？”不听。已而徐凯、盛康继踵败衄，顾成等皆降。子澄抚膺大恸曰：“大事去矣，万死不足赎误国之罪矣！”乃赋一诗以志痛。诗曰：“仗钺曾登大将坛，貂裘远赐朔风寒。出师无律真儿戏，负国全身独汝安。论将每时悲赵括，攘夷何日

见齐桓。尚方有剑凭谁借，哭向苍天几堕冠。”闻者哀之。寻用廷臣议，诏谪齐泰及子澄于远方，以快敌意，其实阴使之募兵也。时诸将独守淮南，而文庙之师渡江矣，景隆开门迎谒。寻有诏执子澄等，责之不服，子澄遂死之。命赤其族，一子逃难，易姓为田，经宥后乃复姓，家湖广之咸宁，至今不绝。今有登进士科者。嘉靖初，提学僉事邵铎命知府罗辂立祠祀之。成化间，刑部尚书彭韶著《哀江南》词曰：“临江号名郡，佳丽传自昔。岂不产异人，为兹壮颜色。云何百年间，不见有遗迹。倌人闻我言，掩袂长太息。扣之至再三，欲语还踟蹰。为言有奸臣，名字不记忆。道是练子宁，□□□□□。内台司风纪，适遭阳九厄。飞简论魏曹，戮力事讨贼。胶固不知几，只顾顺与逆。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。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，奇祸婴六戚。兹事有始末，贱子请折一。神考早谢世，太孙推正嫡。母妃开平家，元勋载帝室。姻娅尽雄豪，健斗万人敌。隐然九鼎重，□□□□□。嫌隙一以开，谗言肆罔极。居然尾不掉，大都势耦国。时有黄子澄，轻佻故无匹。伴读□□□，□□□东室。踪迹类叔文，论事时造膝。一旦剪侯王，忽惶何太急。细人暗大体，国衅此焉隙。渔阳动地来，六军尽股栗。齐泰为司马，折冲乃其职。堂堂正正旗，誓书严纪律。内则方孝孺，早学富经术。倚马草檄文，枢机资密勿。又有黄门迪，自少称英特。五亩给缁黄，异端恨至骨。余者亦党人，我今半遗失。当其横行时，俱立万仞壁。之死矢靡他，鼎镬甘如蜜。仰视三光明，万古常昭晰。俯视五岳尊，神维赖以立。父母岂不顾，天常不可易。妻子岂不爱，吾分自当适。寄语谢诸亲，业缘皆宿积。愤无我怨尤，怨尤竟何益。所贵贤士模，万段死奚惜。后来奸佞儒，巧言自粉饰。叩头乞余生，无乃非直笔。簿书日埋□，□□欲昏塞。乍闻毛发竖，空拳几欲击，孤

灯□夜长，四壁虫声寂。耿耿不成寐，此意谁能识。圣人顺天命，四海瞻晓日。尔何守戇愚，甘心至族灭。不观解与胡，乘时附凤翼。恩宠日月加，声名重简册。”

以平江县知县陈彦回为徽州府知府。

彦回，字士渊，号内斋，兴化府莆田人。父立诚，举秀才，为保德州知州，改应州，左迁博白县知县，坐事废。十六年，复起为归安丞，寻以事致大辟，籍其家。弟彦<水口>戍辽东，彦回及祖七秀、祖母郭氏、母涂氏、子善需，并戍滇南。比至蜀，惟彦回与祖国郭得存。时遇赦，不及彦回，监送者哀而释之。贫莫能还，乃依乡人定远县尹黄积良，遂从其姓，更名礼，称郭为母。未几，积良去位，乃依南充县丞于仲和。其后，阆中教授严德政知彦回通《尚书》，荐为保宁府学训导，九载考绩至京，侍殿陛，承顾问者四十三日，高庙悦之，擢知平江县。莅任甫十三月，高庙晏驾，彦回捧香入临，给事中杨惟康等以文学廉干荐，遂升徽州知府。彦回下车甫数月，政教一新，士民咸悦。明年，为革除。己卯，以考核称职，蒙赏赉甚厚。其年冬，郭氏卒，当承重持服。徽民汪侃诣阙奏乞夺情终任，不报。彦回衰经赴阙，疏其改姓历官情罪，乞正明籍。疏入，报可，特宥为民，寻复其官，释彦<水口>辽东之役。彦回复上疏终制，不许，诏迁葬其祖母、父母毕，即莅郡视事。每旦必哀奠如礼，士民因名其山曰“太守山”。彦回自历官，以避难亡命、更易姓名为非礼，恒悒悒不自安。屡欲陈旨，辄自筹曰：“祖母年既高，万一蹉跌，将托之何所？”隐忍二十余年，至是始得行其志，识者伟之。后靖难兵起，彦回奉命召募义勇至京。彦<水口>至自辽东，邂逅旅邸，悲喜交集。郡中士人曰曹从善者，偶闻而往贺焉。彦回谓曹曰：“予荷朝廷再造之恩，此生再生不足以报万一，余固有以处之矣。到郡，遣我弟归以

治家事，余身许国，他不恤也。子其为我述一词，以道我家颠末。”仍为索名笔书“务本”两字以遗之，俾知孝弟为修身克家之道。曹唯唯，因已知彦回之必殉国矣。未几，复莅郡。会靖难师已渡江，彦回率义勇赴援，而势已不及。文庙继统，械至京师，不屈而死，壬午十月十五日也，时年四十七。

二十四年，革建昌府盱江递运所、南城县蓝田巡检司。

改河南陈州淮阳加递运所为颖岐站递运所，隶商水县。

以户部主事夏原吉为户部右侍郎。

七月十三日，召前河南布政司右参议董伦还，自云南擢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。

伦，字安常，东昌恩县人，世居燕之宛平。自为儒士，处山林间，布褐藜藿，已怀忧世之志。学者多从之游，以所居具川，称“具川先生”。元末，征辟不出，世高其行。国初，擢用单县儒士张宁。洪武十五年，宁以伦荐，遣使征之，以为春坊赞善大夫，赐冠带，事懿文皇太子。其所陈说多忠孝之言，太祖皇帝闻而善之。十八年正月，由春坊右赞善升左春坊大学士，赐绮六疋、钞五千锭。会东宫晏驾，二十五年，出为河南左参议。在任尽心民事，名其思政之堂曰“后乐”，方孝孺为之记。尝草封事数千言，无一不惬上心者。二十六年，上书荐肇州吏目诸葛伯衡，太祖遽擢为陕西参议。三十年，以诖误坐免，典教滇南。东宫怜其老，赐以白金若干缗。伦行至成都，蜀献王深宠之，赋诗八章以送行。至滇，凡作养成就，用夏变夷，渐摩膏口，皆出于仁义道德，故虽蛮夷童竖皆知向方。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，建文即位，眷恋东宫旧臣，屡询久之，左右多言伦可用，即召至京师，慰劳备至，拜嘉议大夫、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，与方孝孺皆入馆阁传经史。是年七月十三日，御书“怡老堂”三大字，及{髟沐}几、玉鸠杖各一赐之。伦上

表谢。初，监察御史解缙尝代夏长文作劾袁泰书，泰衔之，因肆诬斥。太祖令缙十年著作，始许擢用。未及期，会太祖宾天，缙遽赴临。权臣谓赴临非诏旨，遂谪河州。缙与伦书祈援；岁余，权臣出，伦为言之，乃召缙还，以为翰林待诏。其汲引人才类如此。伦为人质直敦厚，富文学，为时所重。革除间，屡谏言当务亲睦，不听。太宗即位，时伦年八十余，有旨令致仕。出京，悒悒成病，数日卒。

二十三日，周王橐有罪，遣曹国公李景隆往问，逮其护卫官军，废橐为庶人。景隆受贿至金宝七拾。

二十四日，革左右给事中。

二十五日，增神乐观知观一员，六科都给事中仍旧。

三十日，革北平府常庆、郑村二坝衙门。

以周府奉祠正周是修为衡府纪善。

八月八日，增国子监司业一员。

九月，立浦江县毛塘巡检司。

十四日，革巩县廖子王站递运所。

十八日，增置浙江、江西、湖文、福建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布政司，扬州府各织染局局置大使一人，副使一人。

十九日，以临江府推官刘翼为知府。

二十四日，革凤阳府属凤阳县蚌埠站，颖上县颖阳站，聂家湾站，太和县要湾站、旧县站，颖川乾沟站，泗州黄岗站、双沟站，寿州下蔡站、独沟站，凡十三递运所；开封府陈州颖岐店站、项城县丘店站、蔡河站、祥符县金梁站、太康县长领站、扶沟县义声站、通许县青冈站、荥泽县通济站、阳武县城南站，凡九递运所；怀庆府济源县小交村站、孟津县下孟里站，凡三递运所；平阳府垣曲县梨树、交斜、阳壶站，绛县乾涧、横岭，夏县常村，闻喜城西东镇，安邑县运司陶村，凡十

递运所。

遣都督同知何福佩征虜将军印，总兵征百夷，都督徐凯等从。

以兵部尚书茹瑺为吏部尚书，工部侍郎练子宁为吏部左侍郎，蹇义为右侍郎。今南京吏部卷内有三十一年十一月尚书茹瑺奏保举人材案。先是，四月，子宁以工部右侍郎掌吏部事署卷。

练安，字子宁，以字行，临江新淦人。父伯尚，洪武间为起居注，以直言忤旨，谪广德州同知。后迁临汀、镇安二府通判，卒于官。安性资英迈，志操不凡，幼从乡长者竹庄先生游，竹庄命赋《水竹村居》，有“千山暮雨石泉通，一夜春雷龙箨长”之句，竹庄甚奇之。游邑痒，与金幼孜相友善，尝谓之曰：“子异日必为良臣，我必为忠臣。”洪武甲子年，领乡荐。明年入对大廷，极言：“今日朝廷用人，徇其名而不求其实。以小善而遽进之，以小过而遽戮之。”因历陈古人所以教养任用之道，言甚剴切，不顾忌讳。高庙嘉之，擢第二名进士及第，授翰林院修撰。安益以名节自砥砺，于是声望蔼然，中外咸以文学行义称之。未几，以母丧去位，杜门屏迹，力行古丧礼。服阕，升吏部左侍郎。时建文君初嗣位，安进贤退不肖，多所建白，与方孝孺等特见信用。寻迁左副都御史，后改御史大夫。靖难师起，安极论曹国公李景隆奸邪不忠。一日，于朝班内执景隆数其罪，奏请诛之，不听。安愤激稽首，请先伏诛，遂罢朝。师渡淮，靖江府直史萧用过、衡府纪善周是修，上书论大计，指用事者罪过。书下群臣及两人议，用事者怒，盛气以诘两人。安言“国事至此，尚不容言者乎？顾所论我过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，诘者愧而止。壬午年六月，有诏治奸党，安不屈，遂族诛之。姻戚被论死者，百五十一人，戍远方者又数